



笔架岛奇事

李珺璎 /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笔架岛奇事

李珣璆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笔架岛奇事/李珣璎著.

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5.9

ISBN 7-80171-777-5

I.笔… II.李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4591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府学胡同甲 1 号)

邮政编码:100007

北京北卫文化艺术中心设计排版

北京华文世纪印务公司印制

开本:800×1230 1/32 字数:160 千字 印张:7.5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500 册

ISBN 7-80171-777-5/I·461

定价:18.60 元

1

再有十天,学校就放暑假了。陈德明想趁着放假期间,上午帮家做点家务,下午去暑假游泳队集训,晚上到李叔叔的饭馆帮忙,赚点钱贴补家用。

德明放学回家,刚一进门,妈就说:“你舅来信了。”

德明顾不得擦汗,拽过小板凳,坐在过道上,急忙忙撕开信封,抽出信纸看起来。

信里说:“德明:我们已经到笔架岛好些天了。一路上还顺利。

“笔架岛真美,山上有许多奇形怪状的大石头,还有泉水,瀑布和叫不出名的花啊,草哇,藤啊,树啊什么的,反正多了去了!更绝的是,听说这岛上还有咱们内地早就绝了种的鸟哇,野兽什么的……我们打石队的老师傅说,他到过好多地方,就数这儿的风景最好看,真是块风水宝地啊!岛上的人也不太多,可是各种各样的传闻挺多,讲的神乎其神……要不是队里的事太多,每天都挺累,我真想把听到的传说呀,传闻呐,好好整理整理……

“前年春天,帮着岛上打淡水井的工程师发现,这个岛上有大理石矿,蕴藏量挺丰富。这种大理石是黑色的,质地坚硬,纹理独特,像是由画家画的水墨画似的。石矿埋藏得不深,完整无裂缝,比较好开采。这种黑色的大理石是修建高级宾馆的好材料。我们上笔架岛来,就是为开采这种黑色的大理石。可岛上的人好像不怎么欢迎我们打石队。有人说我们放炮炸石要惹山神,会给岛上带来灾难……最近,岛上的人动不动就为一些小事找我们打石队的麻烦。前些天一条大蟒蛇下山偷吃了村里一头

猪,有人就说这是打石队破坏了岛上风水的缘故;南村阿袁叔新买了一台电冰箱,里面放的水果、鱼、肉、蛋什么的。半夜三更时悄悄进来一群猴子,打开冰箱,把里面能吃的东西全吃光了,不能吃的扔得满屋都是,有个猴子还在冰箱外边拉了一泡屎。阿袁叔逢人就说,以前,岛上没发生过这种事,都是打石队把晦气带上了岛……看来,我们在笔架岛呆不长……”

信的最后说:“德明,告诉你件稀罕事,我在这个岛上的一块岩石上发现了七个字,那些字怪怪的,我一个都不认识。我在另一张纸上照葫芦画瓢。你去找个有学问的人问问,到底是些什么字? 什么意思?! 查清楚后立即写信给我……”

德明看到用毛笔“描”的这七个字,好像是一条条曲里拐弯的虫子。他想,这是什么字呢? 怎么我一个都不认得呢?!

第二天,下午没课,德明就拿着那张有怪字的信纸去找教书法的吴老师。吴老师翻过来倒过去地看了半天,摇摇头说:“没见过这种字,我也不认识。你从哪儿弄来的? 不会是你瞎编乱造出来考我吧?”吴老师边说边用怀疑的眼光盯着德明。

“不是瞎造的,我哪敢来考老师啊,是我舅在岛上的岩石上头看到的。”德明笑笑说。

吴老师低头想了会儿说:“这样吧,我给你写个条,你去‘华雨轩’找我的老师赵功烈老先生。赵老是书法家,又是考古学家,兴许他能告诉你这是些什么字。‘华雨轩’就在中山路口往右拐的地方,你知道吧?”

“知道,那是城里最有名的字画店啦。”

德明来到“华雨轩”字画店,一个阿姨把他领到后院一间摆满书柜和字画的库房,喊道:“赵老,有人找你。”

德明一进这间大房子，浓浓的霉气混着卫生球味直钻鼻子眼。他看到一位老人坐在一个好大好大的书桌前，手里拿着放大镜正看一本很厚很厚的书。原来赵老是秃脑瓜，眼窝深陷，颧骨凸出，下巴上长着白胡子的老老头儿，他那锃亮锃亮的脑门在灯下泛着青光。

赵老戴上老花眼镜，仔仔细细地看着德明带来的信纸，看着看着，脸上渐渐地变得严肃起来。

“后生仔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陈德明。耳东陈，道德的德，明天的明。”

“你把那边的梯子搬到这里来。”

德明照赵老的吩咐做了。

“你上去把柜子顶上的那包资料拿下来。”

德明爬上梯子，从书柜顶上取下一包用细绳绑着的厚厚一叠资料，上面落满了灰尘。赵老接过资料，用鸡毛掸子掸去上面的灰尘，解开细绳，翻阅里面的资料。找了好一会儿，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一个大信封。他从信封里取出信笺，把它铺在桌子上，和德明带来的信纸相比较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又是这七个字，一字不差，只是少了个落款。虽说临得不太像，倒也认真。”德明看到桌子上那张发黄的宣纸上面，也写着七个像小虫似的字，只是旁边多了一行小字。

赵老突然抬起头，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射出冷冷的目光，厉言正色地说：“后生仔，你要老实地告诉我，这些字是从什么地方临下来的？”

“是我舅在笔架岛上看到的。”德明的神情有点紧张。

“又是笔架岛那个传说在作祟……这是一些不吉利的符号，快忘了它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一生中，已经有四个人拿这些字来找

过我。第一个找我的人大约在民国34年，第二个是在解放前一年，第三个是在大前年——1981年……第四个就是你了。前面三个人找过我以后，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其中的一个还是我的好朋友。你回去告诉你舅舅，就说笔架岛岩石上刻的字有邪气。你把这张纸烧了，让你舅快离开笔架岛。”说完，赵老把那张信纸交还德明。

“赵爷爷，能告诉我这是些什么字吗？”

“科斗篆。”

“蝌蚪转？”

“是我国一种古老的书法字体。因为它头粗尾细，像蝌蚪，所以又称蝌蚪文。”

“爷爷，能告诉我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“不能，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意思。”

“那笔架岛上的传说，爷爷能告诉我吗？”

“不能！”说完，赵老把信纸交给德明，再也不看这孩子一眼，忙着干别的事去了。

德明说了声谢谢，便离开了“华雨轩”字画店。回家的路上，德明一边走一边想赵老刚才说的话。他想：“这个有学问的白胡子老爷爷，肯定知道这七个字的意思，就是不愿意说出来。他说又是笔架岛那个传说闹的……有仁人向他打听这七个字，然后，人就消失了。这是什么传说呢？太悬乎了吧？！”

赵老的话不但没吓住德明，反而激起了这孩子许多奇思妙想，他觉得这笔架岛一定藏着不少的秘密，准特别特别的好玩！

这天夜里，德明好长时间睡不着觉，脑子里尽是笔架岛上高高的山，清清的水，绿绿的草，奇形怪状的石头……还有那些调皮的猴子、可怕的大蟒、神神秘秘的蝌蚪文和那吓人的又叫人特

别好奇的传说……半夜里，他暗暗地下了一个决心：学校一放假，就上笔架岛找舅舅去，看看哪儿到底都有啥怪事？！

2

1984年7月10日上午8点，从城里开往万山群岛的班船准时起航。

这是一艘不大的客货混装船，客舱很小，乘客却不少，男女老少混在一起，有打瞌睡的，有打卜克的，有聊天的，有抽大烟斗的，还有脱了鞋抠脚丫子的，小孩哭，大人叫……好不热闹。天气闷热，空气混浊，人群的嘈杂声加上机器的轰鸣声和浓浓柴油味，使德明头晕目眩，胃部一阵阵翻腾，直想吐。他站起来，走出客舱。舱外骄阳如火，烤得人更加难受。但阵阵海风吹来，倒也叫人神清气爽。德明顿时觉到舒服多了。

他往远处看，船正走在天高水阔的珠江入海口处。两岸上长满了荔枝、龙眼、芒果、香蕉和木瓜树，郁郁葱葱，连绵不断；成群的海鸥跟着轮船飞翔；船边不远的地方，时不时地窜出一对海豚，给他一个又一个的惊喜；有时，海面上还会浮出巨大的水母，这些水母子浑身透明，五脏六腑一眼全能看得清清楚楚，如同玻璃造的一般……

从前方对面驶来一艘小轮船，两船相互经过时，双方都拉响了汽笛。德明听人说过，海上航行有规矩，两船相遇时，都拉汽笛，这是互相问候的意思。

德明来到驾驶室门外，看见一位穿背心的伯伯在驾驶室里把舵。

“伯伯好！我在舱里头晕，能在这里站一会儿吗？”德明有礼

貌地问。

“按理说,那是不行的。是怕风浪一大把人掀下海去。今儿风小浪也不大,我老头子就破一次例吧。你进来,站我旁边好了。”

“谢谢伯伯。”德明说着走进了驾驶舱。

“头一回出海吧?”

“是的。伯伯,你咋知道的?”

“你的脸白白嫩嫩的,一看就不像我们常在风里浪里走的人。”

德明看了一眼大伯那像红铜似的布满深深皱纹的脸,点点头,笑了笑。

这时,班船驶进大海,珠江的两岸被远远地拉在了后边了。德明往前看去,船头不远处的海面上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水线。

德明问:“伯伯,前面那弯弯曲曲的线条是啥呀?”

“是海水和江水的分界线哪!”

不一会儿,班船就接近了那条江海分界线。大伯说“你看你看,江水和海水的分界是多么明显,江水混混的,黄黄的,海水蓝蓝的,清清的。没有见过江海分界线的人,很难相信江水和海水会分得是这么清楚。俗语说,‘井水不犯河水’,实际上,应该说是‘河水不犯海水’啊。”

果然,德明看到海水和河水的界线分明——线的这头水色混浊发黄,线的另一头,水色蔚蓝透绿。有时一个大浪打来,使江水和海水混在一起,但不到几秒钟,江水和海水又自动分开。德明觉得这大自然真叫人不可思议。

“后生仔,现在船进入伶仃洋了。你听说过文天祥这个名字吗?”舵手大伯问。

“听说过,他是我国七百多年以前的民族英雄啊!我们的语文书里还有他写的一首诗呢,叫《过伶仃洋》:‘……惶恐滩头说惶恐,伶仃洋上叹伶仃;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’。”德明顺口把诗背了出来。

“对呀,诗里说的伶仃洋,就在这里。我们的班船就来往于伶仃洋上的万山群岛之间。”

“伯伯,万山群岛真有一万个海岛吗?!”

大伯笑笑说“地图上标的名叫‘万山群岛’,实际上,总共也就是72个岛。大的岛方圆十几里地,岛上有居民四、五百户;小的岛方圆也就几里,只有几户人家;一些更小的岛,实际上就一块礁石,平时没有人住。呃,后生仔,你今天要上哪个岛?”

“笔架岛。”

“那可是个好地方。在万山群岛中,就数笔架岛风景最美了。那个岛不大不小,一南一北两座高山相对,远看就像放笔的笔架,人们就叫它‘笔架岛’。这个岛哇,气候好,温暖,雨量足,满岛上长亚热带雨林,绿葱葱的,野花、野果也挺多,如果把这个岛的风景移到大陆上去,那肯定成了旅游胜地。”过了一会儿,大伯笑着说:“不过,你上了岛,见到有七八十岁的老人还管穿开裆裤的小男孩叫爷爷,你可别发笑。”

“为什么?”德明觉得这事不可思议,笑着问。

“岛上一南一北的两个村庄,每个庄都有百十户人家。南村在岛的南边,村里的人靠打鱼为生,世代代住在船上。有意思的是,一些生活富裕了的渔民,把船搬到岸上,还是住在船上,不愿意住到盖好了的楼里去;北村在岛北的山坡上,村里人平时织渔网,种粮食,蔬菜,只是在鱼汛期才帮南村的渔民出海打鱼。奇怪的是,南村的姑娘只嫁到北村,北村的姑娘也只嫁到南村,

好像有个什么特殊的约定，几百年来都这样。这么一来，两个村子里的人亲连亲，亲套亲，相互间都有亲戚关系，人和人之间的辈分也变得一场糊涂，听起来，真叫人哭不得笑不得。有时，明明是七八岁的小孩子，却是祖父或曾祖母辈的；七八十岁的人，却成了孙子辈、曾孙子辈。拄着拐杖走路还摇摇晃晃的老太太，还得用孱孱微微的声音叫七岁小孩子‘爷爷’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？”

“嘻嘻，太有意思了。”

“更有意思的事还多着呢。笔架岛流传着很多神奇的故事。第一件：岛上有个深潭，潭水平时平静得像面镜子，可是一刮风下雨，深潭里就白浪翻滚，发出轰隆隆轰隆隆的吼声。传说这个深潭连着南海龙宫；第二件：传说南海龙王的亲外孙子现在就住在这个岛上；第三件：有人说，岛上有个地方藏着好多好多的宝贝！谁要找到这些宝贝，可以得到全部宝藏的三分之一！那可是发大财了！！”

“真有宝藏吗？！”德明瞪起惊奇的大眼问。

“哪来的宝藏噢！可前前后后这些年来，听说有不少人上笔架岛找宝，嘿嘿……宝，谁也没见着，人，却一个个的丢了命……”

“伯伯，你老知道的事可真多！”

“我一年到头在这一带跑船，听大伙说来说去的，耳朵都磨出茧子了。”

德明心里说：还没有上岛就听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事，什么直通南海龙宫的深潭哪，海龙王的亲外孙啊，好多好多的宝藏啊……，还有舅舅信里说的那些像小虫似的字什么的……这个笔架岛真是座又美丽又神秘的岛，太新奇了！太有意思了！！

“噢！后生仔，你不是到岛上找宝的吧？”大伯问。

“不是，我是找我舅舅的。”

“这就好。你上了岛，见到看灯塔的老爷子替我问个好，就说有个叫李宝森的老头挺想他……我俩以前在一条军舰上共过事。”

“好的，我一定把话带到。”

“快看，前面那个小岛就是笔架岛。”

3

上午 11 时 30 分左右。班船在海上航行了三个多小时，才慢慢地进入了笔架岛的南码头的水道……

笔架岛上，天气闷热无风，连榕树上的知了也停止了歌唱；老七婆在树荫下似睡非睡，手里的破葵扇慢悠悠地扇扇停停，在她脚前边的地上，铺着几片大芭蕉叶，上面放着一串芭蕉，十来个番石榴，几个洋桃，一小堆紫色的野果，还有一个玻璃瓶里装着笔架岛的特产——南乳花生米。老七婆时不时地从假睡中抬起头来看看大海，等着班船的到来。

离南码头不远的岸边，在一大块伸进海水里的大石头上，站着两个十四五岁的男孩，他俩正一门心思地钓鱼。大一点的男孩叫阿贵，身子结实，剃的是光头，他的嘴边已经长出淡淡的胡须；小的叫阿炳，身子有点单薄，留个往一边倒的小分头。他俩钓鱼的方法也挺特别，既不用鱼钩也不用鱼食，只是在鱼竿上绑一根尼龙线，坠一块小石子，再系上一根鸟的羽毛，就有鱼儿不断上钩。他们钓的是笔架岛的特产白饭鱼。白饭鱼属淡水鱼种，全身透明无刺，据说只产于珠江和长江，味极鲜美，过去是贡

品,只有皇帝老子才能吃得。奇怪的是笔架岛水域也产这种白饭鱼,而且比江里边产的淡水白饭鱼还要鲜美。所以笔架岛上有“宁吃白饭鱼,不吃石斑鱼”的说法。更奇怪的是这两位小“姜太公”都是左手拿着鱼竿,右手拿着一根竹鞭,不断向天空挥动,同时大喊大叫,把很多难听的骂人的话都用上了。原来,有一群贼鸥正在他们头上的半空中盘旋,只要他俩中有一个人钓上一条白饭鱼,就有几只贼鸥箭一般地俯冲下来抢鱼吃。这两个小渔翁只好一边忙着保护钓到的鱼,一边用竹鞭向天上抽打,一边还泼口叫骂。阿贵骂得最狠,“打死你!臭不要脸的贼鸥!”,“混蛋王八蛋贼鸥!”,“和尚尼姑都不吃的臭贼鸥!”,“三毛钱卖六只——都没人要的臭贼鸥。”阿炳骂得文雅点,“臭不可闻的贼鸥!”,“不劳而获的东西!”,“绝子绝孙的……”,阿炳边骂边猛抽抢食的贼鸥,抽得贼鸥发出一阵阵惊叫,惨叫……阿炳高声大笑说着说:“我早就说过,抢我阿炳的东西不得好死。”被打疼的贼鸥也坏得不得了,它们飞过阿炳和阿贵头顶上空时,就拉下稀溜溜粘乎乎臭烘烘的鸟粪,弄得阿贵阿炳花头花脸,全身都脏兮兮的……

快中午 12 点了,由城开来的班船才缓缓地靠上了南码头。水手大海蟹飞身跳上了码头,熟练地系上缆绳,放下跳板,一声喊叫:“笔架岛到了!”转头向在大石头上钓鱼的两个小孩斜了一眼,吹着口哨,三步并成两步地闯到阿贵、阿炳跟前。

阿贵这时正钓上一条又肥又大的白饭鱼,心里暗自得意,忽听得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稍一分神,鱼在半空中被贼鸥抢走了。阿贵气得又大骂起来:“死不要脸的……”猛一回头,就看见一双长满黑毛的大腿来到跟前,抬头看去,一个高大粗黑的汉子

正瞪着眼睛瞅他，阿贵吓得赶紧把骂人的话全咽回肚子里，连忙改口说：“……海蟹叔，来啦！”大海蟹脸上露出一丝笑纹，点点头说：“你们俩又为海龙王的外孙子准备下酒菜哪！”

阿贵、阿炳没吭声，不置可否。

大海蟹倒来劲了：“把渔网拿过来，让我看看！”

阿贵看了一眼阿炳，阿炳摇摇头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海蟹大叔手下留情啊！”

阿贵很不情愿地把装白饭鱼的网袋从海里提起，网袋里的鱼翻腾着，掀起一片白光。大海蟹高兴地接过网袋说：“没想到你们钓了这么多，南海龙王的外孙子真有幸哇。”说着提了网袋三步两步就回到班船上，把鱼倒进防火筒里。回手一甩，空了的网袋不远不近落到了阿贵跟前。

大海蟹原名叫什么，早被人忘了，只知道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他是城里武卫队的头头。这人长这么大就干两件事，第一是打架，他仗着人高马大，一身横肉，打起架来不要命；第二是馋海鲜，哪有海腥味就往哪儿钻。为这，不知谁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外号：大海蟹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，他仗着有个舅在海运局，才被安排在班船上混饭吃。

二十分钟后，班船离开南码头，开向下一站。阿贵和阿炳呆呆地望着远去的班船，心里要多别扭就有多别扭，大半天的鱼白钓了！……

老七婆一听到班船的机器声，立刻清醒过来，她看着班船靠了码头，就寻找能光顾她的小摊的客人。上岛的客人只有一个，十五六岁的样子，穿件城里人眼下时行的短袖 T 恤，短裤，塑料凉鞋，留个小平头，眉清目秀。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城里来的后

生。这后生仔提着一个网兜，里兜有个旧脸盆，还有几本书什么的。

这后生仔就是陈德明。

德明来到老七婆跟前，轻声问路。阿七婆高兴地大声回答：“不贵不贵，芭蕉一斤三毛五，番石榴一毛钱两个，南乳花生一块钱一斤。”

德明说：“阿婆，我不买东西，想打听件事。”

七婆大声说：“后生仔，我耳朵不好用，你大声说。”

德明大声地说：“我想打听一下，打石队住什么地方？怎么走？”

“打石队？不知道。”阿七婆的圆脸立时变成长脸。

阿贵和阿炳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，阿贵突然接过话茬说：“找打石队吗？从海边绕过去就是。”

阿七婆说：“莫害人，潮水上来要淹人的。”

阿炳走过来打量了一下德明，学着城里人的语调说：“哥们，是城里来的吧？”德明点点头。阿炳又说：“又是来找宝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？我是到打石队找我舅舅的。”德明说。

阿炳：“你买阿七婆半斤南乳花生，分给我俩一半，我就告诉你怎么走。”

德明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裤袋，犹豫着。他口袋里只剩下一块钱了，可这一块钱是准备找不到舅舅时，再买班船票回家的路费。

阿炳回头对阿贵说：“看，城里人就是小气。”

阿贵把嘴一撇：“没错。”

德明一咬牙大声说：“阿婆，给我来一斤南乳花生。”

阿七婆拿出半张报纸，做成漏斗型的纸袋，给德明称了花生

米。德明接过来，立刻给了阿炳和阿贵不少，剩余的他全装进了裤兜。

阿炳把一粒花生米夹在拇指与食指间，熟练地弹进嘴里，细细嚼着，然后慢悠悠地说：“城里人，你就从这条路上过去，翻过山梁下到对面的海边，看见那红砖房子，就是打石队住的地方。”德明提起网兜，说声谢谢转身便走。背后传来阿贵阿炳的笑声，还听得阿七婆说：“切莫在路上吃花生啊。”

4

德明走进浓荫密布的小道，觉得有一股带着湿气的凉风迎面吹来，好舒服好惬意。小道两旁密密麻麻地长着各种亚热带的蕨类植物，还有野山芋、龟背竹、大叶葵、野姜花和一些叫不出名的野花野果。几只小山雀在树上鸣啭歌唱，小溪潺潺，真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。他走着走着，觉得肚子有点饿了，就伸手从裤兜里抓出一小把花生米，先往嘴里放了一颗，细细地品尝起来。呵，不愧是笔架岛出了名的特产，油汪汪、香喷喷，越嚼越有味。这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小妹妹阿萍来，要是阿萍在身边，他一定会把这么好吃的花生米全给小妹吃。德明不是有条件吃零嘴的孩子，不是他不喜欢吃，而是家里实在太困难了。刚才，要不是那两个岛上的孩子激他，他才舍不得花掉仅有的一块钱过嘴瘾呢。

翻过一座小山岗，来到一处山谷，路两边是高高的茅草和连绵不断的一根根榕树气根，头顶上是密不见天的枝叶，四周是那样的阴暗而寂静，连空气也仿佛凝住了，阴森森的静得疹人，德明不觉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骤然，不远处一阵啪啪啪的声响传来，吓了德明一跳。原来是只野鸡受惊，掀动翅膀飞走了。德

明对自己的胆小有点不好意思。他又从裤兜里抓出一小把花生米,边走边吃。忽然,有人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,他回头一看,啥也没有,吓得他毛骨悚然……真的大白天有鬼?!他加快脚步向前走,又有人拍他的背,再回头,看到的却是一群小猴由一只大一点的猴子领着,就像幼儿园的老师领着一队小朋友那样。只见一个个小猴伸着手,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,企望着得到什么……呃哦,它们是冲着花生米来的……德明觉得这些小猴太可爱啦,太好玩啦!他往每个小猴的手里放了一粒花生米,小猴闪电般地将花生米塞进嘴里,随即又伸出小手要。呆在树上的猴子看到下面这个人给好东西吃,也纷纷跳将下来,争着抢着伸出一只只毛乎乎的手;其中有一只母猴,怀中还抱着一只小不点的猴崽。那猴崽偎在母亲的怀里,怯生生眼睛里,流露出几分畏惧,几分恳求的神情。德明在母猴的手里放了四颗花生米,边放边说:“两个是给你的,两颗是给小猴崽的。”可是那贪嘴的猴妈妈把四颗花生米一骨碌全放进嘴里,随即又伸出手来。德明说:“有你这样当妈妈的吗?”他又给猴妈妈和其他猴子分了花生米,猴子们仍用闪电般的速度将花生塞进嘴里。德明笑着说:“你们仔细嚼嚼。”说完,又在每只猴子手里放了一颗花生米,猴子们仍重复前面的动作。这时德明用手捂着裤兜,学着语文书里孔乙己的声调说:“‘多乎哉,不多也。’”可猴们听不懂,更不管这些。一个猴子伸手就掏德明的裤兜。德明一边拼命地捂着裤兜,一边大声喊道:“反了你们?去——不行!”

这喊声不单没吓住猴子,反倒激怒了猴群。说时迟那时快,只见猴子们一哄而上,有的跳到他头上,抓他的耳朵,有的咬他腿脚,有的撕他衣裳,还有的龇牙咧嘴,不停地吱吱叫,在他面前跳来跳去,向他挑衅!示威!!……一时间,德明左推右挡,难以